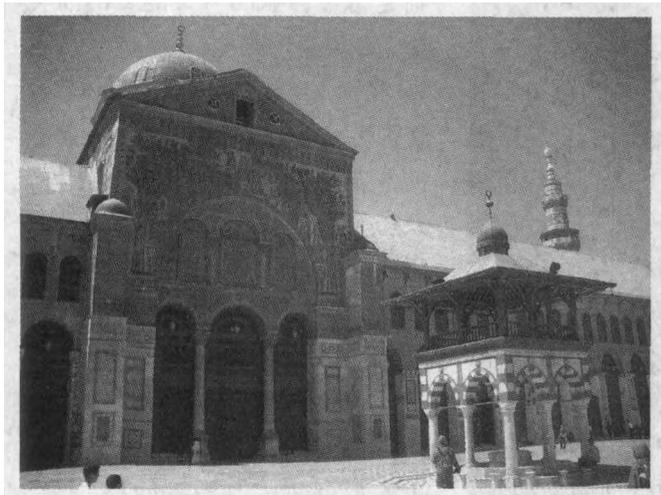


游学叙利亚

赵萱



在大马士革，你会觉得有些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，相对来说中国人走的太快太累了。

最初接到将留学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消息，我很是兴奋。作为一个学阿拉伯语的学生，能公派出国机会相当难得，可家人却特别的紧张。因为当时叙利亚周边的邻国异常忙碌，黎巴嫩真主党正和以色列激烈交火，伊拉克战争后大量难民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叙利亚。本土方面，戈兰高地一带的领地尚有以色列军队重兵把守，又被美国政府定义为“邪恶轴心国”。再加上和临近的另一个“邪恶轴心国”伊朗铁杆的战略同盟关系，叙利亚不可能让人放心。家人嘱咐最多的是“发生暴乱的时候躲远点，尽量少出校门！”总的来说，国人对叙利亚的感觉不是危险便是陌生。其实，叙利亚是一个古老而典型的阿拉伯国家，位于西亚地区，濒临地中海。面积比广东省大一点，人口2000万左右，多为阿拉伯人。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，阿拉伯语为国语，首都大马士革。

到达大马士革的第一天，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便遭袭击，附近的中国大使馆也受到牵连，一名中国大使馆官员被狙击手击中面部，不久便运送回国养伤。好些朋友发email给我，问我有没有受伤。我说：“袭击的时候我还在飞机上，消息也是你们告诉我的。”不过，心里总是害怕的。人家留学都往欧美，我留学却跑到了叙利亚，像是命运开的一个考验我的玩笑。

躲在真主赐福中

在大马士革移民局，我和同学把办居住证的手续递交上去，问那里的官员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。官员说1个月后，再接上了一句“应沙呃老”，这个短语意为：如果真

主愿意。后来我才知道来到叙利亚，必须熟练地理解和运用“应沙呃老”这个短语，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句话，大到在移民局办理签证和居住证，小到买一件小商品或是食物，叙利亚人安逸地躲在真主的应允和赐福中。1个月后，我又去移民局问，他又说两星期后，再接上“应沙呃老”。就这样“应沙呃老”了10次，我在3个月后才拿到了居住证。有的同学两个月就拿到了，也有6个月才拿到的。而且每个人的居住证有效期也不一样。同一时间申请的居住证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？可又不能抱怨什么，谁叫人家说了“应沙呃老”，这些事情都是真主在管着呢。

最着急的还是和阿拉伯朋友见面，头一天和他约在下午3点，他说：“好的，应沙呃老。”以防万一，我又提醒了一句：“别忘了，一定要来啊！”他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应沙呃老”。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，还不见人影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说他正在来的路上，很快就到了。我问他10分钟到得了吗？他回答：“应沙呃老。”最后又过了半小时，才见到姗姗来迟的他。



大马士革有一种叫“想我了吗”的卷饼，味道很不错。当街一个大肉柱，转着烤，滴着肉油。师傅从肉柱上轻轻刨下几片，然后卷在抹有各种调料的双层大饼里，再在滴下来的油里滚一滚，放在铁板炉上热一热就算做成了。有时去买卷饼吃，师傅还没有准备好材料，问他什么时候好。他说：“10分钟，应沙呃老。”半小时后再路过此店，师傅还在准备，边上也有人在问什么时候好，听得最清楚的还是那句“应沙呃老”。士多店里，缺了要买的薯片、剪刀什么的，问他第二天能进货吗？老板说“应沙呃老。”邮局、公司、球场、大街上都充满了这个神奇的短语。就连有时询问中国公司的同胞这星期有活动吗？不懂阿语的他们居然也说起“应沙呃老”。每当听到“应沙呃老”，我心里就没谱。后来自己也用，尝试爽约几次，发现果然很方便。所有的约会决定都变得简单起来，只要说“应沙呃老”，结果怎样你都不会出错。

水烟：让人生喘口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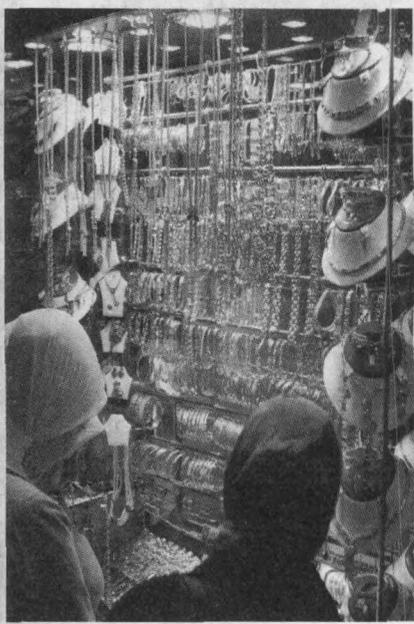
不管你会不会抽烟，来到叙利亚请务必试试水烟，一种阿拉伯特有的消遣方式。水烟在叙利亚方言称作“艾勒基莱”，埃及方言称作“希莎”。烟枪一般是铜制的宝塔形状，高1米左右。在烟枪的上部有一个贮水罐，其上方是一个莲蓬状的陶瓷器皿，烟膏放在里面并且用锡纸包住。纸面上有许多针眼，上置炭火，一般在炭火上还会罩一个烟卤状的小铜罩，以防止炭火外溅。在水罐位置上，外延伸出一个软管，管头是烟嘴。当吸烟人用力抽烟时，炭火烘烤烟膏，烟会随枪体进入水罐进行过滤，之后随软管进入口腔。抽烟的时候，对着管子吸气，听见罐里“咕噜咕噜”的水声，特别有趣。然后便有水果味的甜香四溢。没错，水烟的烟膏并不完全是烟叶，而是用蜂蜜、烟丝和各种水果酿制而成，一般多是苹果味，还有哈密瓜味、西瓜味

等。精细加工的水烟绝对是一件漂亮的艺术品，不吸烟的人看着水烟的外形，闻着淡淡的甜香，都不禁跃跃欲试。

在大马士革，尤其是老城区，经常能见到水烟馆，阿拉伯式的咖啡厅和餐厅都提供水烟。当然，水烟也是叙利亚人家中，乃至宿舍里的必需品。走在大马士革老城区，隔几步便能看见几个阿拉伯男子围坐在一支水烟跟前，你一口我一口地抽。再加上一壶红茶，便能从午后坐到黄昏。水烟的味道感觉上很淡，实际上比香烟重多了，功力不足的新手，没几口便会飘飘欲仙，口里喃喃：“度海（头晕）”。在烟雾弥漫的欢笑中，总能感到有些生命就是用来浪费的，消逝在一团和气中。当然，绝对不仅是烟或茶，而是一种慢节奏的宁静和安详。水烟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消遣，它已是阿拉伯人生活文化中的一部分。水烟当然不能上升到阿拉伯民族精神这样的高度，却是飘逸的阿拉伯神韵。它告诉人们应该放慢脚步，甚至停下脚步，静静地呼吸一口，让人生喘口气。

宗教是美好的事情

叙利亚的宗教氛围没有沙特那样浓重，却也没有黎巴嫩那样开放。大街上包头的妇女和散发的女孩一样多，年纪稍大的妇女更爱包头，甚至会脸也用黑纱遮住，眼睛都不露出来，相当骇人。在大学里常常能见到包头的和不包头的女生在一起玩耍。最初以为包头的女生要保守许多，后来才知道包头与不包头和保守并没有很大的关系，与家庭有一定关系。一位非常漂亮的阿拉伯女孩告诉我，她喜欢包头，因为好看。阿拉伯女人大体上比中国人要丰满，而且特别喜欢涂脂抹粉，不仅出于爱美，也出于礼貌。不过男女在叙利亚的地位还是有区别的。例如，理发店是男女分开的，男人允许娶4个妻子。不过，在叙利亚普遍一夫一妻。





在大马士革，总有人会问我是不是穆斯林。开始我老是害怕地回答不是，后来便自然了许多。叙利亚人对非穆斯林还是很友好的。大马士革“巴布吐马”一带，是很大面积的基督教区，东正教堂、天主教堂都有。马卢拉、赛德纳亚等小镇也都是著名的基督教区，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常常遥相呼应。霍姆斯附近的小镇哥退尼，当地居民全是基督教徒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好些叙利亚人喜欢向非穆斯林传教，当然本意都是善良的。他们认为宗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要与朋友一起分享。

穆斯林每天要做5次礼拜，最早的晨礼在凌晨。我的宿舍旁边就是一座清真寺，初到叙利亚很不习惯，被吵醒是必然的。后来走在街上听到宣礼塔的宣礼声，感觉很神圣很平静。有时在阿拉伯朋友的宿舍聊天，到了做礼拜的时候，他们会突然停止交谈。有一次我和阿拉伯朋友打篮球，突然有几位朋友跑到一旁换裤子，然后在场边铺上地毯做起了礼拜。做完礼拜又把裤子换回来，继续打球。

懒散生意人

大马士革人似乎都显得很悠闲，生活节奏慢得有些懒散。斋月期间，商店饭馆大多关门，上下班时间又短，天气也热，所以大家都很悠闲，哪怕到了开斋节，街上也很冷清（在国内节日期间可是商家最活跃的时候）。开斋之后，商店开门一般也要到中午，似乎挣钱并不重要。最好玩的还是相邻两家饭店，一家生意比另一家好，不仅蔬菜水果可以借用，连服务员也能借用。没生意的那家老板还常常到隔壁家聊天，可谓非比寻常的和谐。

让人哭笑不得的还有上菜。一回阿鹏去餐馆点了一个套餐，服务员和他很熟，点菜之后还时不时和他聊上

几句。结果，40分钟过去了，套餐还没有上，阿鹏不耐烦地问他套餐为什么还没有来。服务员居然脱口而出：“你要的套餐现在没有。”阿鹏问他怎么不早告诉他，换一个也好啊。可服务员明知道却不说，只是让他干等。还有一次，阿妙点了一个墨西哥套餐，服务员上了一个汉堡。阿妙说这个不对，服务员却说这个就是墨西哥套餐。阿妙只好硬着头皮吃了。以后见到那个服务员，他还乐呵呵地和我们打招呼。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这么慢，大马士革人开车却很快，尤其是一种叫做“Service”的小巴，乘客身子还没上完就开动了。关门更有绝技，加速之后稍稍按点刹车，拉门便由于惯性自己关上了，让人实在佩服。有时下车还要用跳跃动作，基本没有停稳下车的情况。同宿舍的好友北方就从车上甩下来过，还擦伤了手脚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女同学阿融站在一个弯道口，一辆车子加速出弯，吓得阿融花容失色，往后一退，直接坐倒在地上。车走后，我的冷汗才冒出来，不禁想起《头文字D》的动画片。小巴司机最大的本事当属换挡找钱，司机既开车也收钱，后面的乘客把钱递上去，他单手接钱，低头看一眼，然后推挡加速，顺势把钱往钱罐里一扔，这时车子也差不多撞到前面那辆车了，他再减档收油，接着把找零掏出来递到后面。全部动作一气呵成，像特技一样。

叙利亚人很自豪地说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里最好的国家。自20世纪70年代起叙利亚就没有发生过战争，国内安全，远不像外界所说的那么恐怖。物价适宜，不像海湾国家那样昂贵。而且政府给予了大量补贴，教育免费、交通出奇的低廉和方便。廉价的水电费、廉价的景区门票，连国际足球比赛的门票都是免费的。国家并不保守，但又保持了纯正的阿拉伯伊斯兰气息。最让留学生满意的是，叙利亚人的“阿拉伯语普通话”普及程度是阿拉伯国家中最高的，虽然也存在难懂的方言，但普通话的普及对阿拉伯语学习特别有益。不过，由于大量的补贴和便捷的生活条件，让叙利亚进步得很慢，和他们的生活节奏一样。

